

# 办报与办刊

□ 众 告

报与刊，那都是我的深爱。长期订阅与其相伴可以让我耳聪目明和内涵升华。尤其当互联网及其终端日新月异之后，报与刊的生存便有点尴尬了。

然而，邻省有份报纸却很厉害，它的发行量不仅雄踞诸报之上，而且还多次蝉联“全国晚报20强”第一，不仅在当地，即使在魔都这样的大城市也常见其身影，特有存在感。

众所周知，新闻是报纸的主体。然而，它不像有些媒体那样无序推送，而是有机挖掘。比如，这份晚报的一版上有夺人眼球的“标题”新闻，二版有来自中央和地方的“要闻”，三版则有“紫牛头条”，号称“在这里遇见不同”，四版有令人关注的“今日置顶”。当然还有市民喜欢的“短新闻”，乐知的“天下事”。这些办报人按规律编排的新闻版面，其实就是一种可以意会的东西，在让人看懂报人的匠心后领悟报纸的层次。所以新闻的面世，从采访到编辑，从校对到签样，都得有人把关，真实、准确、无差错，而不是新闻的“搬运工”。权威性和公信力才能让高质量的读报有了可能。

再比如，生活中人们都很关注天气，于是“丹丹说天气”便将阴晴雨雪、温湿风雾的来龙去脉摆在头版甚至头条，正中读者下怀。还有“身边事”，总是切中时弊传递着正能量。前时媒体纷传九旬老人在银行柜员机旁被家人“抱拍”以激活医保卡，而此处却对应推出女警“跪拍”为弥留老人补办身份证。由于该报长期保持着A叠与B叠互补的样式，不仅有心理、成长、声色、悦读、电视等周刊，还有名医、法制、微史、鉴藏、人物、揭秘、文娱、美文等专版，真是老少皆宜、雅俗共赏，同时还有官网、官微、官博和新媒体客户端等全力支撑，终于满足了当下人的偏好。尽管“纸”虽远，但“报”犹在，看来“用户思维”有时比“内容为王”还重要。

办报如此，办刊亦有文章。期刊的英文表示常有四种，Periodical、Journal、Magazine和Serial，它们据考分别来自希腊文、拉丁文和阿拉伯文，总的意思

是“记录”“定期”“连续”和“杂志”，通常收录的有论文、杂文、诗歌、图片乃至广告。大家平时都熟知的《自然》《科学》以及抗击新冠疫情中大家知晓的《柳叶刀》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等，都是这样一些内容各异、形式多样的国际顶级学术期刊，它们与我们平时所见的那些专发论文的国内学术杂志迥然不同。

比如，《自然》从1896年创刊时，就是一本可以发表“几乎任何东西”的“科普杂志”，直到现在也是一本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两栖期刊。它目前18个栏目中刊载学术文本的仅3个，其余15个栏目均为非学术文本，比如消息和评论、书籍和艺术、书评、未来（即科幻小说）、瞭望、招聘乃至讣告等。若从SCI数据库逐年统计的文章篇数看，该期刊学术文本只占总篇数的三分之一左右，《柳叶刀》占四分之一，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更只占五分之一（江晓原，2016）。这样，我们或许就明白了，按照那个影响因子（IF）公式，在公式中分子确定的情况下，分母如何设定真是一门很深的“学问”了。

去年国内期刊界传来喜讯，《细胞研究》影响因子首破20，还有《分子植物》等均超10。究其原因，除了有支海外背景的精英团队运作、一群国际化的编委支撑外，恐怕最为重要的是“借船出海”，即有国际顶尖的出版发行商帮忙。记得大家熟知的诺奖获得者屠呦呦，1979年在《化学学报》上发过一篇关于青蒿素的研究文章，由于传播不畅，被引仅为167次，且主要限于国内。而1985年美国一学者在《科学》上发表的关于青蒿素研究的综述，SCOPUS数据库显示被引竟达1836次，真是令人唏嘘不已。因此，期刊实质就是个展示的“窗口”，交流的“平台”，非变味的开放获取（Open Access）才值得期待。

看来办报也好，办刊也罢，各有各的套路，一味地唯其至上，片面地追求某因子，看来没必要。倒不如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“造船出海”，走自己的路才是真道理。